

# 安全理事会



S/PV.2391

1982年8月6日

## 第二千三百九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8月6日星期五上午11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多尔先生(爱尔兰)

成员：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凌青先生  
卢埃先生  
卡伦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卡姆先生  
诺瓦克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奥温尼科夫先生  
怀特先生  
利钦斯坦先生  
恩瓜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1时30分会议开始。

**主席：**会议开始得比昨晚我们商定的时刻稍微晚了一些，为此我向各理事国表示歉意。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 (a) 1982年6月4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62)
- (b) 1982年7月28日埃及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316)

**主席：**根据以前几次会议就这个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黎巴嫩代表和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古巴、埃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它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罗亚·库里先生(古巴)、穆萨先生(埃及)、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和马哈茂德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它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已收到文件S/15346，其中载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1982年8月4日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个发言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安理会正在进行审议和以色列由于安理会未能采取行动而得到鼓励时，法国今天在贝鲁特时间14时30分袭击沙奈

地区，杀害了许多人。一位军事发言人在贝鲁特时间今天下午宣称，以色列空袭西贝鲁特沙奈地区的一幢建筑物——这个地方距黎巴嫩总理沙菲克·瓦赞阁下的办公室只有100米左右——时，据估计有250人伤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军事发言人说：

“这次背信弃义的袭击是对世界的挑战，也是对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对抗。这只能解释为是对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发动的种族灭绝运动的一部分。”

被击中的建筑物主要住的是1976年被从东贝鲁特的巴沙桥和德巴伊难民营赶出来的巴勒斯坦难民。我希望安理会能认为现在是根据宪章的规定采取某种行动制止这一种族灭绝行为的时候了。

**主席：**我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我想将我国对安理会目前审议的决议草案的立场阐述得十分清楚、毫不含糊。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政府今天发布的决定——可以说是消极的决定——作出反应是正当和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我们为此在安理会的走廊里同安理会每一个理事国介绍过有关的情况——安理会应当继续一致作出反应和达成某种程度的协商一致，这样安理会才能以积极的方式继续影响事态的发展，而不致允许以色列内阁继续以和过去一样的方式作出反应并继续敌对行动。

我们的立场是：任何一方，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其他人，都不应该在实际上从此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中得到鼓励去减少实现和平的机会。我作为黎巴嫩代表主要感兴趣的是战争能够及时得到制止，以求保存贝鲁特剩下的东西、黎巴嫩剩下的东西以及剩下的实现和平的机会。我相信——事实上我确信——安理会一定会理解我们的恳求并从这个角度来处理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收到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第517(1982)号决议提出的报告，我还想最后发表一点意见。我的意见涉及文件S/15345/Add.1。以色列给秘书长的复信中的第四段对我的政府来说是尤其不能接受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国政府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以及其他决

议，这些决议都明确要求以色列完全和无条件地撤走并停止在黎巴嫩境内以及黎以边界的军事活动。

此外，关于在这儿又一次提出的对称撤退的主张，我们不只一次在大会和安理会说过，我们担心这种主张可能助长对称驻军——姑且不用“对称占领”这个词。我国政府说得很清楚，我们要一切非黎巴嫩部队离开黎巴嫩，这并不是因为这是以色列的要求，而是因为这是黎巴嫩的要求，而且是在以色列入侵之前老早就提出的要求。说实在的——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要求未经我国政府批准或终于批准的所有非黎巴嫩军队离开黎巴嫩，自然，在黎巴嫩的联合国临时部队除外。我们说明，这不是一项以色列的要求，而是黎巴嫩的要求。我们不能想象以色列的撤走以其他人的撤走为条件，我们也不能想象其他非黎巴嫩部队的撤走以以色列的撤走为条件。

**主席：**安理会是否准备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交的载于文件S/15347里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我们进行表决之前，我想作一个非常简短的发言。

我们此刻谈的是有必要执行安全理事会全部理事国都同意的关于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决定。安全理事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8月4日——即前天——决定：如果以色列不执行安理会甚至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安理会就要考虑对此等违反决定的行为进行制裁的问题。

昨天，8月5日，以色列甚至拒绝了安全理事会最起码的决议。在此情况下，苏联来到了安理会，但并不象某些所谓自由报刊的代表不负责任地报道的那样，是为了取得宣传上的胜利。我们是在对黎巴嫩的命运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来说至关紧要的时刻来到这里的，为的是向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提出一项负责任的政治方案。

让我们再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迈出第一步吧，这一步虽然很小，但从质量上讲却是新的一步。让我们努力制止目前在黎巴嫩领土和整个中东发生的这种国家单方面使用武力的疯狂行为吧。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如果我们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无一例

外地都表示愿意认真负责地执行在第516(1982)号和第517(1982)号决议里我们同意的最低规定，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苏联代表团准备进一步努力争取达到这个建设性目标。它愿意将安全理事会一个理事国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加进去。我们接受该项修改意见，这就是在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第3段里，我们删去“作为第一步”一语，而在该段末尾加上如下的文字：“直至以色列部队完全从黎巴嫩全部领土上撤走为止”。

在我的代表团接受该项修改意见后，经过修改的第3段文字如下：

“3. 决定：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上述决定，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应当避免向以色列供应任何武器，并且避免提供任何军事援助，直至以色列部队完全从黎巴嫩全部领土上撤走为止。”

鉴于这个时刻的重要性，苏联代表团坚持将经过口头修订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的决议草案立即付诸表决。

**主席：**安理会理事国谅已注意到苏联代表对决议草案第3段提出了一项经过修订的案文并且清楚地向我们宣读了。

在这个阶段，我要问安理会理事国是否已经准备就文件S/15347所载的苏联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看来没有反对意见，因而会议决定如上。

我现在请想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理事国发言。

**卢埃先生（法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或者是将近一致通过——了许多关于黎巴嫩的决议。尽管安理会反复发出呼吁和秘书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的代表团注意到以色列迄今为止一直拒不遵守这些决议。贝鲁特的局势愈来愈悲惨，特别是对平民来说更是如此，而鉴于贝鲁特目前的情况，对整个黎巴嫩来说也是如此。

已向我们提出了另一项决议草案，它就军事供应问题规定了某些措施。我的代表团深信，这些措施是恰

---

\*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当的，必须加以实施，直至以色列部队完全从黎巴嫩全部领土上撤走为止。因此，我们将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草案。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我国代表团以前说过，但是我们还要再说一遍：我的政府对贝鲁特目前发生的事件感到震惊。对于以色列国防军目前在黎巴嫩进行的大屠杀，我们没有听到可以接受的理由。

我们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第516(1982)号和第517(1982)号决议；我们要停火；我们要联合国观察员。当我们考虑我们即将表决的决议草案时，我们注意到我们对以色列拒不遵守安理会决定表示愤慨；我们的确谴责以色列不执行这些决议；我们的确要求以色列立即执行这些决议；关于决议草案第3段，我国政府在一个月以前——即6月底就宣布，它决定在进一步通知之前，不再给供应以色列的军事设备发许可证。这仍旧是我国政府的政策。

然而，我们不能支持这项决议草案。考虑到提案国提出这项草案十分仓促，而且由于我们认为没有认真努力把参与冲突的一些方面的看法，特别是方才图埃尼大使所发表的黎巴嫩政府的看法考虑进去，因而我们认为这项决议草案对中东的和平进程不会作出积极的贡献。相反，人们普遍预料这项决议草案将导致使用否决权。

我们同意图埃尼大使的意见，认为在此时刻安理会继续努力取得协商一致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使用否决权的话，其结果将无助于我们在通过第516(1982)号和第517(1982)号决议时所取得的不大进展；事实上，这很容易给耶路撒冷发出错误的信号。

最后，我们从这项决议草案的辩论中没有听到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本代表团认为，对今天清晨安理会会议进程作出最有说服力的贡献的是黎巴嫩代表的沉默。我们认为，提出这个决议草案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将在表决时弃权。

凌霄先生(中国)：以色列当局公开拒不执行第516(1982)号和第517(1982)号决议，拒不同意秘书长在贝鲁特及其周围部署联合国观察员以贯彻停火，拒不把它的侵略部队撤到1982年8月1日东部夏令时间13时25分以前占领的阵地。

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局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和顽固坚持侵略的立场。黎巴嫩局势在进一步恶化；贝鲁特市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可能面临甚至更大规模的屠杀。

根据第517(1982)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如果参与冲突的任何一方没有执行决议，安全理事会就应当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条款采取有效的办法和手段对以色列实行制裁。安全理事会现在迫切需要充分履行其保卫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中国代表团认为，决议草案S/15347的案文是最起码的。我们也感到该案文还不够有力，因为它没有提出立即制止以色列侵略所需的办法。安全理事会应当考虑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制裁以色列。

中国代表团认为，第一步以色列侵略部队应当立即解除对贝鲁特市的围困，停止对西贝鲁特的进攻，将他们的军队撤到8月1日以前占领的阵地，并且同意让联合国派遣观察员去贯彻停火协议。在这之后，以色列当局还必须立即完全无条件地从黎巴嫩撤退他们的军队。

根据上述的立场，虽然文件S/15347所载的决议草案还不够有力，中国代表团仍将投赞成票。

主席：鉴于表决前已没有人想发言了，我提议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由于决议草案经过了口头修订，而且很短，为了清楚起见，我拟在我们表决之前宣读一下该草案经过修订的案文。

苏联代表提出并且经过修订的决议草案如下：

“安全理事会，

“对以色列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旨在结束贝鲁特流血事件的决定深表愤慨，

“1. 强烈谴责以色列不执行第516(1982)号和第517(1982)号决议；

“2. 要求以色列立即完全执行这些决议；

“3. 决定：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上述决定，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应当避免向以色列供应任何武器，并且避免提供任何军事援助，直至以色列部队完全从黎巴嫩全部领土上撤走为止。”

我现在将我刚才念过的经过口头修订的决议草案 S/15347/Rev.1 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多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扎伊尔。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1 票赞成，1 票反对，3 票弃权。由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我现在请想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理事国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约旦代表团投票赞成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是因为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对侵略成性的以色列对独立主权国家黎巴嫩及其人民以及他们的巴勒斯坦难民客人进行大屠杀的极大愤怒之情。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是 34 年前被以色列从他们祖先居住的家园赶出去的。

此外，该决议草案强烈谴责以色列没有执行一致通过的第 516(1982)号和第 517(1982)号决议；这两项决议要求停火并派遣联合国观察员去监测地面上的情况，这特别是因为以色列存心耍两面派和欺骗世界，它一面声称赞成外交解决，一面却决心采取种族灭绝的军事行动，而且这种行动迄今已残酷地持续了 62 天。

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517(1982)号决议中特地决定要举行会议，

“……审议秘书长的报告，如果参与冲突的任何一方没有遵守决议，则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有效的办法和手段。”

因此，刚才表决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3 段包括实行武器禁运，直至所有以色列部队完全从黎巴嫩撤退为止。

想到有的国家继续向侵略和扩张成性的以色列

提供军事武器以使它最后摧毁整整一个国家——黎巴嫩及其人民和住在那儿的巴勒斯坦人民，真是令人悲伤。我们认为拟议中的惩罚措施只不过是第一步，接着还应该象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强制措施的部分所详尽规定的那样，在外交、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我说过，我们认为这是第一步。至于受人宰割的黎巴嫩人民——不论是黎巴嫩人还是他们的客人巴勒斯坦难民——他们的信条是：“我们不需要你们祷告；我们需要你们援助。”

以色列储存有武器，而且还在得到武器，用这些武器摧毁黎巴嫩首都的每个区、每座建筑物、每所房屋。的确国际社会必须设法凭借集体的意志来制止这种大屠杀行为。这种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的历史中将是臭名昭著的。

利钦斯坦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正如我国政府代表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美国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通过菲利普·哈比卜大使的活动进行紧张和巨大的努力，以求帮助通过谈判解决贝鲁特和黎巴嫩的危机。我们认为这位大使的活动为解决问题，避免进一步流血，保证所有外国部队从黎巴嫩撤出，并使黎巴嫩能够恢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了最大的希望。

我们将支持安理会采取的任何有助于哈比卜大使使命的行动。我们曾经在安理会支持过那种行动。在这次危机期间，一直为在安理会达成一致而积极努力。同时，我们不会做任何可能对这一使命产生不利影响的事。

在黎巴嫩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美国支持过许多决议。上星期日我们支持了第 516(1982)号决议，该决议授权秘书长可以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在贝鲁特及其周围部署联合国观察员。我们重申我们支持第 516(1982)号决议及其要求部署观察员的规定。我们还要强调指出，部署的方式应当有助于谈判和和平解决冲突，这是很重要的。

黎巴嫩政府说得很明白，就象它在安理会毫不含糊地表示过的那样，它希望外国部队从黎巴嫩撤走，而且先从贝鲁特全部撤走。我的政府一向支持而且今天仍然支持黎巴嫩政府的这一愿望。我们只能感到遣

憾的是，本安理会未能明确表示对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给予同样的支持，而他们是这一持续不断的悲剧的主要受害者。

正如里根总统所说的，我们支持就地停火，而“就地停火”一词里根指的是8月1日部队所在的位置。

我们投票反对这项决议草案是因为它要求制裁以色列，而且它是不平衡的，无助于达到我们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目的。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的一个理事国力图使安理会内部的局势加剧。说实在的，我国政府想建议说，现在是在安全理事会本身内部宣布停火的时候了。我们希望这能给和平进程发挥作用并取得成功的机会。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苏联代表团是怀着建设性的意图来到安全理事会的。正因为如此，苏联代表团才接受了一个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这一点我前面已经说过。但是我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都应该知道另一件事实。

安理会这次会议开始之前大约半小时，一个代表团——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一个负责任的代表团来与苏联代表联系。它向苏联代表提出一个问题：苏联是否愿意考虑就苏联决议草案的最后案文达成协议以便我们能够投赞成票——至少是安理会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投赞成票——的可能性呢？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里谈的就是美国代表团的赞成票。

向我提出那个问题的代表得到如下的答复：苏联代表团当然愿意考虑美国就苏联在安全理事会内提出的决议草案所提出的具体提案、具体措词。

当时曾强调指出，只要涉及的是一个具体修正案而不是某种含糊的措词，苏联代表团就准备那样做。过了一会，苏联代表团被告知说，美国代表团没有什么要向苏联代表团说的。

由此可见，美国应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这是很清楚的。对以色列占领军在黎巴嫩领土上每前进一步，对每个被杀害的黎巴嫩儿童和巴勒斯坦儿童，对每个被杀害的老人，对每个被杀害的妇女——

我说对这一切事情所应承担的责任，不仅要由以色列来负，而且要由美利坚合众国来负。

利钦斯坦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要赞扬我杰出的苏联朋友真不愧是他的政府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忠实仆人。同他的政府一样，他要按照他自己的手法改变和改写历史。

美国向在座的许多代表，向你主席先生，从而也就是间接向苏联代表说得很清楚，我们随时准备考虑任何合理的备选案文，任何建设性的备选案文，任何我们认为有助于黎巴嫩和平进程的决议草案案文。

主席：以色列代表想发言。在我请他发言之前，我想以主席身分发表一点意见。

这次会议开始时，我们根据我们以前所作的决定请他和其他人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实际上我们在他就座之前就开始开会。但是我要向他保证说，我本人无意对他不礼貌。情况只不过是：昨晚宣布过今天会议将在上午11时30分开始，在我与某些代表团进行磋商时又推迟了一些时间，于是到一定时刻我感到必须开始开会。我要向他乃至应邀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代表保证，我无意对他们不礼貌。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今天这儿有些发言人在他们的发言里歪曲了我国政府对我们所讨论问题的立场。虽然这方面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但为了清楚起见，我认为我有责任简单地重述一下。

以色列完全支持黎巴嫩在其合法政府的管辖下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恢复它的主权，而不受任何外国干涉。以色列支持从黎巴嫩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部队。黎巴嫩理应属于它的人民，而且只属于它的人民。正如我在安理会和其他地方反复说过的那样，以色列对黎巴嫩没有任何领土野心。

我们有权要求作出适当安排，以便防止黎巴嫩领土将来再次被用作对以色列及其居民进行敌对活动和恐怖行为的出发点。

这些就是我们据以确定自己对黎巴嫩局势的立场的基本原则，我相信世界上许多地方别的人也同意这些原则。绝大多数黎巴嫩人民无疑也同意这些原则。

当事情逐渐平息下来，情况看得更加清楚时，可以明显看出，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南部驻扎七年之后被撵走，去除了当地居民的长年苦难，他们感到是多么地松了一口气。我们代表团收到黎巴嫩和这个国家普通黎巴嫩人的许多信件，信中对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加以鼓励和表示感谢，因为正是他们使得恐怖分子不再在他们国家的南部出现了。

我不想拿所有那些信件来耽误安理会的时间。让我仅仅读几段昨天收到的一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先生的来信。他是这样写的：

“请允许我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和对我们问题的了解。毫无疑问，一切相信自由的黎巴嫩人民保证支持你们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遗憾的是以色列的行动被错误地认为具有入侵性质。但是我们深信，真理总是闪耀着光芒。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以色列的行动不仅是为了把黎巴嫩而且也是为了把全世界从巴解组织恐怖分子和叙利亚屠夫手中解放出来。

“千秋万代，我们黎巴嫩人将记得我们的朋友。这儿有句语录，显然是阿拉伯卡赫利勒·吉卜兰的谚语：‘满足你的需要才是你的朋友。’

“我在这儿和黎巴嫩的家人感谢你们对我们正义事业的支持。”

信上签名人是新泽西州恩格伍德的伊利·亚当·奈姆。

我无意对我们听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作出回答。在安理会今天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我已经作了广泛的回答。所以我只想简单地说一下，我认为没有必要回答我们时代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时代头号扩张主义国家的诬蔑言论；那个国家建立起许多集中营来镇压和压迫它自己的人民。我们不需要苏联代表——任何苏联代表——来教我们规矩些、行为正当些，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想谈他的发言。

但是我确实想对安理会另一个理事国的代表说几句话，陈述我的看法；我这样做主要是出于难受而不是出于愤怒，因为我们对他的国家十分尊敬和钦佩。我们认为他的国家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

它的人民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他们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世世代代进行了奋斗。因此我们伤心地注意到，对那个特定国家来说，今天——1982年8月6日是耻辱和臭名昭著的一天。

让我向法国代表读一段本理事会上一次会议的逐字记录，而且我要以他本国的语言来读：

“在一个平民居住的地区中心架起机枪的军队对这些平民负有巨大的责任。向别处部队开炮的城市不能自称是个开放城市而不受轰炸。”  
〔S/PV.819，第72段〕

这些话是法国代表乔治·皮科先生1958年6月2日在本理事会第819次会议上讲的。

当然，促使法国代表讲这番话的是萨喀特-西迪-犹塞夫事件。为了让安理会中那些有此需要的理事国回忆起这个事件，位于突尼斯领土上的萨喀特-西迪-犹塞夫被恐怖分子用来作为向突尼斯边界对面的法国部队和平民进行袭击的基地。于是法国代表正当地特意强调了这个事实。在同一次会议上，他说：

“……为了使安理会能对局势作出客观的评价，我认为我有责任补充突尼斯声明中所没有的东西并且更正其中的某些地方，以便主席和安理会理事国能够明白：萨喀特-西迪-犹塞夫不是一个开放城市，而是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的一个军事中心，它得到突尼斯陆军和政府的支持。这个中心不断向法国部队发动进攻。

“在1958年2月8日事件”——安全理事会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此——“之前很久萨喀特-西迪-犹塞夫及其矿井就被叛乱分子用作训练中心和向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供应武器的转运点。一支平均由500至700个”——不是5,000到7,000个——“叛乱分子组成的军队常驻在矿上，而他们的家属住在村子里。由新兵组成的部队驻在那儿，领取武器，集中进行六个星期的军事训练，包括现场技术指导，在该矿建筑物北面的山里进行战斗演习，在山里练习打靶……”〔同上，第70和71段〕

法国政府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为了制止这些恐怖主义

活动,它不得不采取行动。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行动呢?这儿我引用乔治·皮科先生同一天在安全理事会第820次会议上的发言:

“法国的报复只不过是合法的自卫行动。当地司令部随时都特别注意避免平民伤亡,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开火。另一方面,由武装的突尼斯平民组成的一支突击队却毫不犹豫地纵火烧掉两座住房,而且蓄意使用该村的小学作为基地向法国卫戍部队开火,从而使得它自己要对校长及其家人的死亡负责。

“.....

“当战斗还在进行时,雷马达小学被突尼斯武装部队用作向法国军队占领的波济开火的据点。”[S/PV.820,第37和39段]

而结论呢?可见诸于乔治·皮科先生在第819次会议上的发言:

“法国 有理由说突尼斯政府利用法国给予它的设备对法国领土上叛乱的支持者给予公开的和越来越多的鼓励,突尼斯这样做无疑破坏了信义。突尼斯政府还未能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宪章要求它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和平相处并成为好邻邦。它的态度直接违反了大会决定的精神,大会在其关于希腊局势的第288A(IV)决议中要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及其他有关国家立即停止给予同希腊作战的游击队任何援助和支持,包括利用它们的领土作为准备和发动武装行动的基地’。难道我们不是面临同样的局势吗?”[S/PV.819,第101段]

多年来我们在此碰到许多虚伪、偏执和无耻的事情,但是我们完全清楚,当问题涉及到我国的时候,这里历来都是使用双重标准。这已经成为一种通例。对此我们不能同意,也不能予以默认,但我们并不是天真幼稚的人。但是当法国代表那样做时,我承认我确实感到非常令人痛心——这不是为我们着想,而是为法国着想。尽管今天是法国应当感到耻辱的一天,我们还是尊敬和钦佩它,而且我们仍将尊重和钦佩它。

主席:我想先以主席的身分作一简短的发言,然后以爱尔兰代表的身分发言。

鉴于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的辩论中所发表的某些意见,首先我想以主席身分作如下发言。作为主席,我想我首先有责任主持理事会的会议并在理事国的指导下竭力使安理会的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我想在任何时候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作为主席我还应当在处理任何严重的问题或局势时力求尽可能地保持安理会一致和共同的目的。

根据对我作为主席所承担职责的这种看法,我在今天上午会议开始之前根据我自己的职责与某些代表团进行了非正式接触。在正常情况下我是不愿在这儿提到这些接触的,但是既然已经有人提到这种接触,我想澄清一下有关情况还是合适的。我只想说明这些接触是非正式的,这是根据我所负的职责进行的,其目的在于保持安理会一致和共同的目的,而自从上星期日我担负起我的职责以来,我认为我们大致保持了安理会一致和共同的目的。

到了某个时候,我根据自己的判断断定这种努力不大可能产生成果。这时我就根据安理会理事国的愿望开始举行目前这次会议。

我作上述发言只是为了澄清已经提到的一些情况,并说明一下我自己对我作为主席所负职责的看法。

现在我想以爱尔兰代表的身分发言。

自从两个月前以色列开始入侵黎巴嫩以来,安理会就一直在审议这种入侵所造成的局势。安理会总共通过了七项决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得到贯彻执行。我认为有必要简略概述一下自六月初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在入侵之后不久的6月5日,我们通过了第508(1982)号决议。在那个决议里,我们要求有关各方在黎巴嫩境内和黎以边界立即并同时停止一切军事活动,我们并且规定最后期限为6月6日当地时间6时。这项要求没有得到遵守。

第二天,即6月6日,安理会通过了第509(1982)号决议。我们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将其一切军事力量撤到国际公认的黎巴嫩边界,我们并且要求所有

各方严格遵守第508(1982)号决议的规定。该决议没有得到遵守。以色列部队向黎巴嫩境内迅速推进,占领了黎巴嫩整个南部地区,并在首都及其周围占据了阵地。

6月19日,我们通过了第512(1982)号决议。除了别的之外,该决议要求各方尊重平民的权利。冲突继续发生,以色列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各地特别是西贝鲁特的平民蒙受了巨大的苦难。

在7月4日的第513(1982)号决议里,我们再次要求尊重平民的权利,而且我们进一步要求恢复水、电、食品和医药等必需品的正常供应。可是,以色列继续封锁西贝鲁特。

7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第515(198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解除封锁,以便给平民发送供应品和分配援助物资。该决议又没有得到遵守。

上星期日——8月1日,我们的工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时,贝鲁特市内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活动加剧了,停火一次又一次被破坏。上星期日,我们通过了第516(1982)号决议,再次要求立即停火,并授权秘书长可以应黎巴嫩政府的请求立即派遣联合国观察员,以便通过监测局势帮助维持就地停火。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巩固易受破坏的停火,而且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这一点不能在不影响更大问题解决的情况下立刻为各方所接受。有关各方中的两方立即同意了派遣观察员这件事。第三方以色列回答说此事必须由它的内阁决定,而且要到8月5日才能作出决定。敌对行动继续着。

本星期二,即8月3日,我作为主席受权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安理会理事国深为关切,坚持所有各方都必须严格遵守第516(1982)号决议。此后不久,以色列部队就进一步展开重大军事活动,进一步向西贝鲁特推进,并对该城市进行新的轰炸和炮击。在此情况下,双方继续开火。

星期三,即8月4日,安理会通过了第517(1982)号决议。我们再次要求立即停火,并且要求以色列部队回到星期日第516(1982)号决议通过时他们所占有的阵地,我们甚至指责以色列没有遵守安理会的决议。

昨天,以色列特地表示不愿意同秘书长合作来按照第516(1982)号决议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部署观察员。以色列军队也没有撤到上星期日他们所在的位置。相反,他们对贝鲁特发动了新的进攻。

今天,我们应要求又审议了我刚才介绍的局势。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不执行一个决议的问题,而是几个月来一再而且一贯不执行决议和双方继续进行军事活动和敌对行动的问题。

因此我们曾经不得不讨论本决议草案。我在刚才以主席身分所作的发言中说,我作为主席一直力求保持上星期日以来所表现出的安理会的共同目的。可是这种努力没有成功,这样我们才来讨论向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

爱尔兰完全明白中东局势十分复杂。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有它深远的历史根源。连绵不断的战争并没有使冲突更易于解决。我曾经好几次在本安理会陈述过我国政府的观点,认为要持久解决这场冲突就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这儿我不需要重复这些原则了。

我们真诚地希望该地区所有各方和一切人民的权利通过谈判和对话得到协调。我们支持全面、公正和持久地和平解决问题的主张。我们愿千方百计鼓励各方为此而努力。

关于具体的局势问题,我们知道,为了解决当前的危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进行深入的谈判。这些谈判有许多方面的人士参加,其中包括阿拉伯联盟国家的部长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别代表菲利普·哈比卜大使。尽管遇到的困难很多,我们仍然希望这些努力能取得成功。

我们深知有关的基本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为解决目前危机所作的外交努力,因而我们认为必须结束目前的战斗;我们大力支持派遣联合国观察员去维持和巩固停火的主张。

由于我们认为全面解决阿拉伯-以色列争端并使相互抵触的权利协调起来,这是一件应通过谈判和对话达成的事情,因而我们从来认为不能把某种解决办法强加给任何一方。首先必须进行对话,继而进行谈判,最后我们希望能对问题达成全面、公正和持久的

和平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对于在这一特定争端国际社会运用联合国宪章的各种强制性条款是否明智一直表示怀疑。然而，我们认为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制度和本安理会的权威必须得到维护，因为安理会根据宪章规定是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

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所有会员国都承认安理会的这项首要责任，而且所有会员国都同意按照宪章接受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我们作为任期短短两年的安理会理事国，感到有责任维护这项制度以及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因此，面对着当前的严重局势，我们仔细考虑了我们对本决议草案的态度。我们认为安理会简直不能同意让它在两个月内所作的决定仍然得不到贯彻执行，而与此同时目前的战斗、破坏和双方严重的生命损失却继续下去。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明确表示它的意向是认真严肃的，于是我们投票赞成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草案要求各国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随时准备采取某些措施，直到安理会的权威得到维护为止。

我以爱尔兰代表的身分所作的发言到此结束。现在我继续履行我作为安理会主席所担负的职责。

卢埃先生(法国)：我想发言行使答辩权，以便对刚才以色列代表的发言进行答辩，虽然我担心我也许不象他那样会骂人。此外，我对安理会的尊重也使我不能低下到那个程度。

可悲的是恰恰由于那位代表的缘故，说谎、辱骂、恫吓已经成为本安理会发言中的常见现象。说实在的，这使我们想起了不愉快的往事。当我听到“耻辱”、“臭名昭著”和“无耻”等说法时，我对自己说：“可是没有那么回事！让我再念一遍我的发言稿吧。”

我发现我说的是：

“……我的代表团注意到，以色列迄今拒不遵守那些决议。”〔见上文第3页〕

我认为这是一句温和的话。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以色列自己也说过它不能执行决议。说了以色列迄今

拒不遵守那些决议这句话，怎么能证明那样的发作是有道理的呢？

我说贝鲁特的局势是悲惨的。难道这句话就值得布卢姆先生那样发作吗？

最后，我在那次简短的发言中说，我的代表团深信提出的措施是正确的。难道这值得他作出那样的反应吗？

一个人为了竭力证明自己的某些论点竟然低下到那个程度，这使我惊讶得发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无耻”一词勾画一个低下的形象。当我听到布卢姆先生刚才解释说他对黎巴嫩的局势是多么难受而且他的国家多么希望帮助黎巴嫩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个词。这使我想起了拉封丹的一个寓言：“熊和园林工人”我想我对面的某一个人懂得我说的是什么。

拉封丹叙述了一个熊的故事。这个熊的朋友园林工人习惯在一棵树下睡觉，蝇子经常飞来落在它脸上。熊为了表示友好，为他嘘走蝇子，可是蝇子总是飞回来。于是熊作出了一个英勇的决定：它拾起了一块大石头，扔到它的朋友脸上；朋友显然是死去了。故事没有说蝇子是否不见了。

难道还需要我解释说我们的以色列朋友就是那只“友好的”熊吗？至于蝇子呢，我祈求它仍然活着。

主席：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看来本安理会的无所行动——或者说缺少行动，或者说由于有人阻挠而未能采取行动——鼓励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主权执行其罪恶的侵略计划并继续进行它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的种族灭绝运动。

我们认为安理会——或者说得确切些，今天阻挠本安理会履行职责的那个常任理事国——应对以色列的任何军事行动负责，特别是要对以色列在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的罪恶侵略勾当和继续对贝鲁特发动的野蛮进攻负责。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仍然相信，安理会终将一致采取有效的具体措施去维持停火并立即派遣联合国的观察员，以此作为无条件执行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的第一步。安理会决不能看不到它的责

任。具有必要权力的安理会理事国必须避免阻挠安理会履行职责。必须爱惜数十万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和以色列人——的性命。必须给疯狂的野蛮人犹太纳粹分子穿上紧身衣，不让他们坐在这个会议厅里。

我们坐在这儿已有几个星期了。我有时纳闷，为什么犹太-纳粹分子的代表经常对那些打败过纳粹主义的国家，对那些曾经使希特勒主义下台、崩溃和消灭的国家，对那些为了消灭纳粹而在战斗中牺牲了4,000多万公民生命的国家进行那样猛烈的攻击。让我举出一些国家的名字吧：苏联、大不列颠、波兰，而今天法国又受到攻击。最后将轮到美国。我在纳闷，为什么以色列对打败过纳粹、打败过发动那场大屠杀的人的国家竟然会这么蛮横霸道。为什么特拉维夫的代表们能够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继续进行大屠杀呢？

后来我想起可能说明这一点的某些事情。特拉维夫的当权者基本上同赫拉特党串通一气，而这个党是伊尔贡·日维·勒乌米亦即国家军事组织的政治产物。该组织有一项所谓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我只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即纳粹——“的主要政治家的演说和发言中经常说到，要在欧洲建立新秩序就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通过驱除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犹太人问题。〔《犹太人的欧洲》〕

“从欧洲驱除犹太群众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先决条件；但是要彻底做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些群众到犹太人民的家园——巴勒斯坦去定居以及在其历史疆界内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从这种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并由此实现犹太人民的永远解放，是犹太解放运动——即在巴勒斯坦的国家军事组织（伊尔贡·日维·勒乌米）的政治活动和多年斗争的目标。

“国家军事组织非常清楚德意志帝国政府及其当局对德国境内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和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计划的善意态度，因而它认为：

“1. 按照德意志概念建立欧洲新秩序同国

家军事组织所体现的犹太人民真正的民族愿望之间可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2. 新德意志”——即纳粹德国——“同新成立的人民-国家希伯莱之间的合作将是可能的；以及

“3. 在国家和极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犹太国家并以条约形式同德意志帝国结合起来，将是符合保持并加强未来德国在近东的强权地位利益的。

“从这些考虑出发，在德意志帝国方面承认以色列解放运动的上述民族愿望的条件下，在巴勒斯坦的国家军事组织表示愿意站在德国一边积极参加战争。

“国家军事组织的建议包括在巴勒斯坦进行军事、政治、和新闻方面的活动，并根据我们决心进行准备的情况，还要在巴勒斯坦境外进行这种活动；同时在国家军事组织的领导和指挥下，应对在欧洲的犹太人进行军事训练和组织工作。假如决定成立这样一个阵线，这些军事部队将参加征服巴勒斯坦的战斗。

“以色列解放运动间接参加新的欧洲秩序这件事已经进入准备阶段，并将与按照上述犹太人民的民族愿望从根本上积极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联系起来。这将极大地加强新秩序在一切人们心目中的道义基础。

“以色列解放运动将根据德意志帝国首相最近一篇演说提出的方针提供合作；希特勒在那篇演说里强调说，他将利用一切结合和联合形式以便孤立和击败英国。”

以上文字引自一本题为《1899-1945年德意志政治中的巴勒斯坦问题》，作者戴维·伊斯雷利。

也许安理会理事国能够从中得到解释，说明国家军事组织的成员对在反对纳粹斗争中牺牲了千百万人生命的那些国家为何恨之入骨。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阁下；安理会根据

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在第2374次会议上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主席先生，我要再次祝贺你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月份担任主席职务，而在这个月，黎巴嫩的悲剧正以空前未有的方式在展开。今天当你重新将这个问题的辩论集中于它的应有范围之内时，你的风度和外交技巧以及你异常客观的态度深深受到赞赏。

我刚同贝鲁特联系过，在我今天下午开始发言时，我要先向安理会报告：当安理会正在辩论停火和以色列蔑视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问题时，以色列还在进行屠杀和进攻。就在一个半小时以前，一座八层大楼整个塌了下来，250人以上丧生，其中大部分是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来的妇女和儿童。这些情况是黎巴嫩代表的岳父向我报告的。

昨天有人说到代尔亚辛村。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鉴于贝鲁特人民所遭受大屠杀的规模，代尔亚辛村惨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相形见绌了。可是以色列生就对人的悲剧漠不关心，这是它存心蔑视国际社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由于以色列的行动方式，它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对它负责，而以色列却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使以色列及其热衷于侵略扩张和侵犯人权、民族权利和领土权利的态度与全世界的共同意见相去甚远。这就是上述两方面距离越来越远的原因所在，而不是由于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无论它是美国还是苏联提出的。重要的是决议草案的实质，而不是它出自谁人之手。虽然可能有人主张安全理事会作为一个机构应作出一个组织上的决议，可是这个决议或其修正案的由来则不应成为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审查它的障碍。

然而，今天已经有了许多人发言；对于这些发言我想谈谈以阿拉伯联盟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的集体想法。非常有趣的是，当法国提出修正案以反映日益形成的协商一致时，以色列玩弄语义学的花招，回顾起殖民主义时期的某些事来，而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法国内部本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自从那个时期以来，阿尔及利亚已经独立，法国同它发展了最密切的关系。

我们现在处在殖民主义，不仅在过去殖民地的人民中间而且在前殖民国家的人民中间丧失其合法性的时期。正是这种历史的演变，以色列及其犹太复国主义哲学似乎没有看见。以色列企图重新实行殖民主义。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屠杀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性质，并且从中了解到新的证据，证明以色列追求的是有名的国家广播公司评论员约翰·钱塞勒先生所描述的帝国主义目标。

每当人们对以色列的行为提出质疑时，总是被斥之为残余的、留连不去的反犹主义，这也是发人深思的。由此可见，以色列不仅企图不让批评者讲话，而且还想使国际社会陷于瘫痪，而自从开始入侵黎巴嫩以来，它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因为它使得各种决议草案陷于瘫痪，好象必须把这个机构的会议看成是毫无用处似的。

当整个阿拉伯世界向这个庄严的机构讲话时，它是认真对待宪章、认真对待本机构的决议、认真对待本机构的要求的。当它发现各项决议成为秘书处抽屉里的文件而看不见执行决议的手段和办法时，它感到非常吃惊。国际社会想知道：难道在此聚会的整个世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判断力就没有办法和没有能力阻止以色列公然继续进行的屠杀吗？

过去几天内，整个辩论仍然主要集中在基本上是次要的问题——停火，解除封锁，让贝鲁特人民能够得到水上，而所谓巴解组织的据点——如贝鲁特美国大学医院——受到了袭击。该医院昨天被击中九次。难道被以色列击中九次的美国大学医院是巴解组织的一个据点吗？难道克勒门苏街上的法国大使馆是巴解组织的据点吗？假定有5,000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假定以色列的意图是采用希特勒式的所谓最后解决办法，那样做是值得的吗？摧毁建筑物、摧毁孤儿院是值得的吗？把作为整个中东的文化和知识复兴中心的一整座城市变成象今天这样的一片瓦砾是值得的吗？看着儿童被震晕、变成残废是值得的吗？当母亲和父亲将要看到他们的孩子终生残废而让以色列达到其自我扩张的目的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和平呢？——而整个国际社会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对于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灾难性

事件，对于这种蓄意进行屠杀的计划，人们不能熟视无睹，保持沉默。然而以色列却要使我们绝望，要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无可奈何。

如果以色列能够达到上述目的并且使我们绝望——因为以色列决心毁灭我们黎巴嫩社会，决心毁灭贝鲁特这个城市——以便它能够对被剥夺了自决权的巴勒斯坦人和遭受空前浩劫的黎巴嫩居民进行报复的话，那么答案必然是明白的和毫不含糊的。我们不想陷入绝望的境地；而且我们不想让你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的代表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

自然，阿拉伯国家联盟已作出种种努力来支持并补充安理会的工作，而吉达决议则已成为安理会审议和考虑的因素。至于哈比卜大使的使命——美国代表已提到他的使命，而且我们对他的使命也表示欢迎并加以鼓励——每一次当他接近于取得突破的时候，以色列就予以破坏。以色列对哈比卜的使命和任何方面为消除危机和紧张局势所作的其他努力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因此我们渴望能够尽快采取某种行动——因为我们在黎巴嫩的人民再也经受不了流血了，我们再也经受不住目前继续蒙受的灾难了。

尽管有人投了否决票，我们还是热切希望安理会继续处理必不可少的优先问题，即实现可靠、持续而又有效的停火；解除封锁——那支野蛮的军队正以此来消灭贝鲁特的居民；开始制订一种不仅对黎巴嫩的人民和国家，不仅对巴勒斯坦人和各阿拉伯国家，而且对本机构和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体面和光荣的解决办法。

我恳求你主席先生并通过你恳求安理会理事国抓紧时间努力提出一种办法，不论这种办法如何，只要它具有约束和阻止以色列的可靠可能性就行。不然的话，以色列将远不只是对贝鲁特进行大破坏和对黎巴嫩人民进行大屠杀；它还将达到使我们绝望和使安理会无可奈何的目的。

主席：我感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说了热情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萨先生(埃及)：我认为，目前对任何人来说

都不是最美好的时刻，而对安全理事会来说更不是如此。在我们看来，我们今天的表现对黎巴嫩的局势不会有什么好处。

诚然，苏联决议草案的第3段如果通过了的话，是不失为一种哪怕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制止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政策和措施的必要步骤和措施。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在此特定时刻是不必要的，特别是鉴于美国的意料之中的立场就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我要赞扬主席为控制局势并使我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所作的不懈努力。

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局势。就在几分钟前，我们听到了在贝鲁特违反停火的消息。其他消息表明，对西贝鲁特的大规模进攻现在正在进行之中。我想向你主席先生和秘书长提个问题，即这些消息是否属实，大规模进攻是否实际上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发生——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安全理事会就必须据此迅速采取行动。

该地区的事态发展和今天清晨和目前我们所看见的情况，使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全面解决问题才是以负责任的态度对付这种局势的办法。除了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享有的生存和安全权利，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及其所包含的各种权利，重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此种接触和谈判的权利，并且要求有关各方之间相互和同时承认之外，我们找不到别的办法。我差不多是逐字复述了法国和埃及在早些时候提出的决议草案。

在我们审议现阶段，我想强调一下采用全面解决办法的重要性以及为此目的讨论我的国家和法国政府提出的决议草案的重要性。

主席：我注意到埃及代表通过我向秘书长提出一个问题，而且我相信在座的秘书长代表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根据发言人名单，还有三个人要发言，虽然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但我感到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大概希望我们目前的会议继续下去，让报名发言的人发完言并完成我们的审议工作，至少在目前是这样。

那么我就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 我的确想说得非常简短。我不打算谈马克苏德先生的集体想法。不过其中有一句话我想讲一点意见。

马克苏德先生称我的国家为“帝国主义以色列”。安理会理事国应当知道, 他所说的帝国主义以色列的版图比丹麦、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等主要国家的领土还小, 大概有新泽西州那么大。他发言时所代表的以及他提及其集体想法时所代表的非帝国主义的阿拉伯国家拥有的领土总面积比美利坚合众国或中国还大——且不说它们的经济资源。对马克苏德先生的发言就说这些。

我要谢谢法国代表让我们熟悉了拉封丹的寓言。我喜欢这个寓言, 我还想把它发挥一下。首先, 我们必须辨明寓言里的那只熊并给它起个恰当的名字。我建议取名米什卡, 这个名字我认为非常恰当。它使我们想起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次运动会的标志就是那只非常令人喜爱的小熊米什卡。

现在, 另一只米什卡——不是那样小, 也不那样令人喜爱——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中东的园子里游荡。而且不只有一个园子, 而是在相当多的园子里游荡。事实上, 他已在其中一个国家中直接和间接地伤害了园林工人。当然这里我指的是黎巴嫩。不过, 我倒想问法国代表——我感到遗憾的是他不在这儿, 但我确实希望能把我的问题转达给他——在此情况下, 园林工人的朋友该怎么办? 你看见一只熊在你朋友的园子里, 而且它在那儿已有若干年了, 它破坏你朋友的园子, 而你七年多来却漠不关心, 袖手旁观。难道这是真正的友谊吗? 特别是当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老朋友持这种态度时, 能说这是真正的友谊吗?

关于拉封丹讲述的熊和园林工人的寓言,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那只熊还在附近的园子里游荡。其他园子里的园林工人该怎么办? 难道他们也等那只熊用石头砸它们吗? 而我认为我也能认出那块石头: 叙利亚人和恐怖主义分子。难道其他园林工人也得等挨砸吗? 无疑, 拉封丹对所有这些问题是会有他的答案的。

我说过耻辱的一天。由于法国代表在这儿所投的票, 事实上情况就是如此。他谈到了他的发言, 但

来没有提到他所投的票。我想提醒他, 当我说臭名昭著的一天时, 我想到的是他所投的票。

主席: 最后一个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 现在我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 拉封丹的园林工人没有我们幸运, 因为我们现在似乎有太多的朋友, 而且事实上似乎有太多的熊——因为他们都是熊。

作为遭受入侵国家的代表——虽然它不是安理会理事国——我不能不对下述建议表示欢迎: 在安理会内不仅超级大国之间应当停火, 而且说真的所有的人之间都应当停火。我们支持这项建议是因为——让我非常坦率地说——我们担心, 本安理会不实现停火就可能在所谓的黎巴嫩舞台上或战区内产生进一步的反响, 而且看来已经在产生这种反响。当我感谢那些表示支持的理事国, 感谢你主席先生特别是你表现出的巨大耐心和勇气时, 不论那种支持是从何种形式或方式提供的, 我都要特地向联合王国代表讲几句话并提出一项具体建议。这样做可能不完全合乎议事规则, 因为我不是安理会理事国代表, 但是我还是要提出我的建议。

我想建议他考虑运用他的技巧和他的国家的信誉并在主席的支持下提出另一个决议草案, 以便能够恢复安理会的一致——而且我想乃是安理会的理智——使安理会能够再次采取重大的行动并对寻求黎巴嫩实际和平的工作发挥有力和可靠的作用。

说到支持黎巴嫩的决议和本安理会对我国政策的态度, 我要求安理会惠然让我在时间这么晚的时候再次具体说明一下: 我们并没有某些人所表示的那种关切心情, 即关切本安理会没有表示支持黎巴嫩对非黎巴嫩部队的政策。自从安理会通过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以来, 它就一直支持这种态度。事实上, 正如我今天早些时候和在安理会以前的会议上所说的那样, 对于安理会不断发出的在黎巴嫩和黎-以边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呼吁必须这样来理解, 必须理解为安理会明确要求一切非黎巴嫩部队从黎巴嫩撤走以及安理会明确支持黎巴嫩的政策。

况且, 安理会以前两次审查了体现着黎巴嫩特别对这个问题的政策的两项决议草案。我想到的是法国

提出的决议草案，尽管法国大使表现出巨大的耐心——他当时担任主席——该决议草案仍未通过。最近法国和埃及又提出了一个体现同样原则的决议草案；早些时候已经有人提到过这项草案。

现在也许是时候了——我不能肯定——安理会应该以明确而肯定的形式表态支持我国政府的政策。正如我星期三在安理会所暗示的那样，我的代表团虽然不是安理会成员，但它正在考虑提出这样的一项决议草案。也许别的理事国也愿意考虑非常明确地提出广泛而明确的方案以求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黎巴嫩问题，解决从战争中拯救贝鲁特的问题；这场战争似乎又在敲门——但不是敲我们的门，而是在敲打着每个黎巴嫩人和黎巴嫩朋友的心。

这种以明确和肯定的形式体现这个问题的拟议解决办法的决议，可能是解决目前局势问题的实际途径。必须恢复黎巴嫩的自由和力量。黎巴嫩提出这项提案并不是为了对它朋友的友谊提出质疑，也不是为了使他们难堪或者考验他们的友情，而只是为了表示我们和我们在全世界的所有朋友都决心重建一个黎巴嫩人的黎巴嫩，而不是一个在枪炮阴影笼罩下的黎巴嫩。我们不同于拉封丹的园林工人，我们还没有被杀死。建立一个恢复健康和力量的黎巴嫩仍然是可能的，而它将一如既往负起它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所应

负的责任，并充分而又自由地发挥自己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要求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次会议开始时，传来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恐怕我在这次会议上又得告诉你们更多的不好消息。

我刚得到消息说，在贝鲁特时间下午6时30分，即本地时间中午12时30分，以色列坦克向莱拉基和柏尔杰·阿勒·巴拉杰勒赫地区和法克哈里及哈马德街开火；同时以色列战舰用远程大炮向马斯拉亚、柏尔杰·阿布·哈伊达尔、萨纳叶赫和哈姆拉开火。以色列坦克企图沿着博物馆和阿勒·霍乌特的轴线推进。我怀疑这是否是想阻止本安理会采取行动。

主席：根据发言人名单，看来已没有人要发言了。因此我提议休会。鉴于当前的局势，安理会理事国无疑将会继续以同样的耐心和意愿与主席合作，而过去当临时通知问题出现需要安理会处理时，它们一向是表现出这种耐心和意愿的。不过，我想说明一下，安理会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开会时间等与安理会理事国磋商后再定。

下午3时35分散会。